

珍惜现今好日子

“我要活到160岁！”



林阿玲老人
与她的家人

百年风雨，百年沧桑。这些老人，都出生在民国初年，从旧社会一路走来，吃过苦遭过难。而立之年，迎来了一个崭新的中国。如今，欢乐、祥和是他们的生活写照，“还想再活好多年”，是他们共同的心愿。

无论何时何地，100岁的林阿玲总是显得特精神。她“火气”好，不管多冷，晚上只盖一层薄被；一年四季，从不穿袜子，赤脚拖着棉鞋，走得稳稳当当。

“以前在旧社会，哪有袜子穿啊！这不，我早习惯喽。”林阿玲解释道。

林阿玲娘家在宁海黄坛后溪村。80年前，一顶花轿将她抬到新华村，成了新媳妇。新华村地处甬台温交通要塞，村民以编草鞋为生，编好后，卖到台州、温州。耳濡目染之下，林阿玲也学会了编草鞋，用一双巧手把3个儿女拉扯成人。

“那时候，村里别的没有，稻草、麦秸、玉米秸遍野都是。每天天没亮，我就起床，捡稻草啊，搓草绳啊，忙不歇……”

在林阿玲的记忆里，时常会出现一双手，一双伤痕累累的手，那是打草鞋时被割伤的手。多少次，她揉揉手，想不干了，但付来付去，还是忍着痛，继续编织。

“不能不干呀，家里有老有小，不做活，他们吃什么，穿什么呢？”

林阿玲打过无数双草鞋，但她自己从未穿过新草鞋。破棉袄、烂草鞋、光脚丫，是她也是众多乡邻的真实写照。

这样的生活，一直持续到20世纪50年代。分田到户后，村民生活渐渐宽裕了，脚上的鞋子，也从草鞋变成了布鞋、棉鞋甚至皮鞋。

与人为善是林阿玲的人生理念。多年来，她习惯了付出，一旦得到馈赠，总会想方设法再添一些送回去。这是她自己一贯坚持的，也是儿孙们长期秉承的。

说起儿孙，她很欣慰。这几年，孩子们创业的创业，当干部的当干部，大孙子还办了个厂，管起了几百号人。从此后，林阿玲想穿什么鞋，就穿什么鞋，再也不用担心孩子们吃不饱了。

“五代同春乐，百事年年顺。感谢共产党，祝福新时代……”2018年11月，正逢林阿玲百岁生日，儿女们为她办起百岁宴，寿宴上，大儿子即兴读了这首诗。

除了林阿玲，这样的“苦菜花”还有很多。例如，长街镇的王其峰。

从小，王其峰就苦。他8岁丧母，14岁失怙，靠做长工维持生计。白天干完活，晚上睡在“山厂”里。入秋了，北风吹来，寒栗栗地冷，没有床铺，也没被子，他

只得找些稻草，压在身上，嘴里不住地喊着“阿爹、阿妈，保佑我！”

日历一页页翻过，这没爹没娘的孩子，居然熬到了成年。靠着勤劳肯干，王其峰成了当地有名的“好把式”，在乡邻的撮合下，他做了上门女婿，当上新郎官。

几个月后，媳妇有喜，王其峰的眉头渐渐舒展：成了家，还添了娃，我这苦命人啊，总算苦出头啦！

谁料，苦难远未结束。妻子临产时，遭遇血崩，结果孩子没保住，妻子也永远闭上了眼。

王其峰至今还记得，那天，他安葬完妻儿，离开那个家。走几步，回一次头，走几步，再回一次头，直到最后，家门在他身后关闭……

30岁那年，解放的号角吹响了，幸福的大门终于向王其峰敞开：土改时，他分到田，又分到地，还娶了亲。生产队里，曾经的“苦命人”变成“拼命三郎”，哪里有重活脏活，哪里就能见到王其峰。在地方上，他的人气越来越旺，到生产队长选举那天，所有的人把票投给了王其峰。

当上领头羊，王其峰干劲更足了：种田，他是一把好手；插秧，又快又整齐；熬糖、做炒粉，同样的材料放进去，从他手里出来的，总是格外香甜。

在孩子面前，王其峰是慈父。家里八个娃，不到每个孩子吃饱，他绝不肯动筷。遇到孩子读书问题，王其峰就特固执。苦出身的孩子，都懂事，稍大些，老是一个接一个往地里跑，想替父母分担点。王其峰总会把他们拉回教室，嘱咐说：读书要紧，只要你们争气，阿爸就算讨饭，也要让你们读下去。

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。受王其峰影响，八个子女如今个个有出息：一个儿子当了村主任，其他子女创了业。如今，100岁的王其峰与94岁的老伴由子女轮流赡养，尽享天伦之乐。

叶云英今年也是100岁。多年来，她时常做梦，每个梦，都差不多——逃落寇：夫妻俩灰头土脸，从这个山坳逃到那个山坳，跑得上气不接下气，无论藏得多隐蔽，都会被找到，拎出来。

1940年前后，宁海曾土匪横行，强盗落寇屡屡下山抢劫，屠杀村民。久而久之，大家成了惊弓之鸟，一听到落寇来了，就拼命跑。叶云英两口子，就在这“逃落寇”的队伍里。

逃啊逃，叶云英逃了近十年。常年的担惊受怕，使她落下病根，再也怀不了娃。以至于老伴一去世，她就成了孤家寡人。最后，在侄子的劝说下，搬到敬老院。

敬老院里，叶云英又找到了“家”的感觉。她说：这地方伙食好，又热闹，比原先的家，惬意多了！

老头、老太们一空下来，时常看电视、评新闻、拉家常。谈到叶云英，大伙都捂住嘴，笑个不停——这老太太啊，心太“贪”！前两年还说，活到百岁就知足；后来讲，顶好活到120岁；现在又改口了，要长命到140岁！啧啧……

叶云英憨然一笑：现在太平盛世嘛，有吃有喝，又不用逃落寇，当然越长寿越好了。140岁哪够啊，我要活到160岁！



手牵手，刘中妹的儿子带着母亲乘飞机（视频截图）

乘飞机，“去天上看”，是百岁老人刘中妹多年来的心愿，但因岁数过大，始终无法如愿。2019年7月，孙子考取了飞机驾驶证，他第一时间租下直升机，带着祖母绕着宁波飞了半个小时。走下飞机，刘中妹乐开了花，逢人就说：吃鱼吃肉，穿红着绿，我的人生没有遗憾了！

一位老人，一部历史；一位老人，一段故事。2019年2月起，笔者与王蒙女士受“乡土宁海”公众号之邀，耗时5个月，走访了宁海县内77位100虚岁（含）以上的老人，用笔和镜头记录他们的人生。通过他们的讲述，也感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整个社会发生的沧桑巨变。

跨越一个世纪的身影

徐琼琼/文 “乡土宁海”/图



刘二姐一家人

幸运的是，钱胎女遇到了好婆婆。家中妯娌几个，婆婆同情她孤苦无依，又喜欢她乖巧懂事，凡事总是向着她多些。不久，五个子女先后报到，更是让她找到了人生的意义。

五个孩子五张嘴，为填饱他们的肚子，钱胎女种稻、种芋艿、斫柴、养猪娘，什么活都干过。其间，婆婆离世，丈夫早逝，钱胎女和她的孩子们曾数次陷入困境。

“多亏了隔壁邻舍啊，又是送钱又是送物，我们一家人才有今天的日子。”说起邻居的帮衬，钱胎女总会落泪：“我一直吩咐自家小孩，等条件好了，千万别忘了村里人。”

40年前，改革的春风拂遍了大江南北，也吹到了宁海大地。小儿子邵善林瞅准商机，干起了阀门生意。慢慢地，生意越做越大，一跃成为“先富起来”的那批人之一。

邵善林忘不了母亲的教诲。致富后，他年年向村里捐款，造桥修路，扶贫济困，威望越来越高。钱胎女脸上的笑意，也越来越浓了。

提起当年的故乡，钱胎女摆了摆手：不去想了，也不去查了，宁海就是我的家，我自己吃得饱，穿得好，已经知足了。

与钱胎女相比，杨子敬关于故乡的记忆还很清晰。杨子敬祖籍青田，大户人家出身，打小就受到良好教育。17岁时，抗日战争爆发，他投笔从戎，没几年，当上了连级军官。

杨子敬把“保家卫国”视作人生第一要事。待他脱下军装返家时，唯一的女儿，早已出嫁。

2005年，青田水库动工，杨子敬响应政府号召，拖家带口搬到宁海长街镇。自此，从山里人变成了海边人。

在宁海这个新家，杨子敬盖起4间落地屋，分到8亩地，一家人种上橘树，养了鸡鸭，这一晃，就

子女孝顺家和睦

“你是我们手心里的宝！”



陈梅花总算盼来了生命中的阳光
的刘中妹老人

岁，企业正办得风生水起，但生怕母亲寂寞，硬是咬咬牙卖掉公司，专门在家照料母亲。

在外孙女高华芳眼里，这个老外婆是全家人的“宝贝”。每到周末，大伙都会上门看望老人，“奶奶长”“外婆短”的，把刘中妹逗得合不拢嘴。

与刘中妹一样，桑洲湖山的陈梅花也有个好后辈。104年前，陈梅花出生在宁海西部，5岁时，母亲因病去世，扔下她和哥哥相依为命。

没娘的孩子是根草，为了活命，小兄妹放过牛、编过草鞋、做过长工。最艰难的岁月里，他们还采来野菜，煮起芋叶当饭吃。夜间，一声雷响，陈梅花哭着喊着要妈妈，哥哥紧紧地把她抱在怀里，嘴里喊着“阿妹不哭”，自己却泪流满面。

很快，十多年过去了，兄妹俩也长大了，先后有了各自的小家庭。此时，全民抗日的号角吹响，哥哥毅然投军。炮火中，他受伤截肢，最终抱憾离世，把年幼的儿子托付给了妹妹。

陈梅花二话不说，将侄儿抱回家，当亲生儿子抚养。当时，她自己也很苦，家中儿女五个，丈夫又被抓了壮丁，再也没回来，整个家就靠她撑着。但日子再苦，陈梅花也不愿委屈侄儿，她起早落夜，耕田、种稻、摘茶叶，终于把孩子们全部拉扯大。

守得云开见日出，几十年后，陈梅花总算盼来了生命中的阳光。当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来，侄儿去山东创办了企业，逢年过节，总会回家看望姑姑。大儿子当上军医，吃起国家饭。其他儿女都有了工作，虽非显贵，却也衣食无忧。

善良会传递。陈梅花的小儿媳也是仁善人。陈梅花原先住在城里，生活亦能自理；而小儿子一家，则在宁波定居。几年前，陈梅花不慎摔伤，从此一直卧床。为服侍婆婆，小儿媳专门赶到宁海，把婆婆接到老家，整日守在床前，料理饮食起居。

在家里，吃什么由陈梅花说了算。她要吃咸的，儿媳就烧咸的，她要吃淡的，儿媳就少放些盐……忙前忙后，从无怨言。

“一日好不是好，常年好才是好。”提起这事，左邻右舍无不竖起大拇指：“陈阿婆的儿媳，是正式的好。”

每次听到这话，小儿媳总会红着脸，低声解释：“老人家中宝，老人好，我们儿孙才会好啊！”

乐土宜居人长寿

“做个宁海人真是好！”



搬到金亭，钱胎女神情愉悦

一方水土养一方人。宁海山海皆优，是宁波首个“老年人宜居城市”，也是一个开放、大气的现代化城市。长期以来，宁海以它的包容吸引着大量异乡客。到如今，已有不少“新宁海人”迈入百岁老人的行列。

西店的钱胎女就是其中之一。钱胎女依稀记得，她来自苏北，16岁时，流落到宁海，成为西店媳妇。

初到异乡，钱胎女的日子总是苦多于甜。离家千里，无亲无故，每每想起，她就背着人，偷偷抹眼泪。

